

新造除吳忠恕介說

沒上青天不可欺

牽頭三尺有神祈

再说忠恕人知因

如今十谷命归阴

使我如今也计施

若得城破免京師

虽然困紮潮州城

还有北門条路行

若得意溪共東津

归湖石坑好題良

忠恕听自只话机

果然妙计好到奇

就称瑶檢做先生

尔个計策真名家

如今行兵東津

整頓汕頭速亡告

潮州歌册

集选

(下册)

潮城府前街瑞

不肯後來呈

我一畔手么人帮

个陳瑶檢來共大

津个鄉里后得意

把柵墮个柴炭城就易

也人不如尔計早奪東

如今行兵東津

整頓汕頭速亡告

薛汕頭速亡告

东方文化馆资料系列 ● 北京

责任编辑：潘壮勇 王金光 郭华

封面设计：洪白云

潮州歌册选集（下册）

出版单位：汕头市群众艺术馆

印刷单位：汕头新华印刷厂

准印证号：汕非出字第1—037号

潮州音乐研究室赠

潮州歌册选集

薛 汕 整理

下 册

汕头市群众艺术馆编印

1992年10月

目 录

水蛙记 (1)

滴水记 (40)

冯长春 (79)

双状元英台仔..... (119)

升仙图..... (240)

潮州语言注释..... (325)

水蛙记

卷一

人生在世得看天，举头三尺有神祈，不义之钱不可要，到尾报应无差迟。钱银一道出苦坑，谋财害命难发家，刻薄成家无久享，天理全无错些些。

且说泉州安溪城，詹家积祖有名声，有一秀才名詹典，娶妻陈氏贤十成。夫妇相惜同心机，平同美貌共少年，二人同庚廿四岁，产下一子是男儿。取名詹玉岁三春，眉清眼秀貌超群。性情乖巧得人惜，父母惜伊有十分。典秀亦无大家财，乃是饱学个秀才，田地足食无忧虑，仅有一弟无父媛。他弟名字叫詹明，娶得妻房是姓钟，夫妻相同二十岁，产下只有一女身。詹明亦是能干人，年年贩茶过安南，意望发家成大业，自伊过番三年间。买加多少个田园，岂知性命食不长。洋船逢风失水去，相信来人伊家门。钟氏闻夫跌破船，命在水中见闫君。少年夫妻来刈舍，夜日啼哭泪纷纷。若是产下一男儿，好来传嗣继宗支，妾免终身无所靠，单生一女正惨凄。叫人引魂到海江，做个功德乞官人。

典秀伤心痛着弟，平素兄弟心相同，兄爱弟敬话相听，有事兄弟告量行，虽然分开如同室，来对弟妇问一声：“你今不用久悲啼，纵哭我弟袂返员，若在我家来守节，不用忧愁无男儿，候伯若生有几个，抹个分你理当该；要养别姓亦由你，可以实意咀伯知。”钟氏就对大伯言：“情愿守节恁家中，妾亦无想养别姓，我还青春少年人，候姆下胎产男儿，乞我传嗣继宗支。但妾要在恁家守，诸事靠伯相扶持。”典秀听说心

头松：“弟妇不话不须言，你肯我家来守节，我就欢喜在心中。”

钟氏守节坚心机，典秀再来叮咛妻：“弟妇有心俺家守，你是不可看想^①伊，有事可让伊嘴赢，愚夫之言你得听。”陈氏应夫：“你吩咐，妾亦知道在心情。”一家和顺不非常，大姆小姆有告量，百忍自然全家福，尊大敬小无祸殃。

春夏过了又秋冬，一年过了一年，忽然之间三年载，曲秀想要往安南，来咀陈氏妻子知：“你夫虽然入秀才，才知生意正易富，我弟贩茶过番邦，做这生意极赚钱，我弟亡过已三年，茶无到番有这久，我想要做此事机，可来贩茶到番邦，赚有钱银购园田，晚年可来享大福，今共妻你从实言。”陈氏听见皱双眉，一言咀乞夫君知：“荣枯得失皆由命，何必想东共想西。俗语之话亦有言，出外不比在家中，在家自然千日好，出外亦都朝朝难。何不刻苦攻书诗，有日寸进步丹墀，书中自有黄金屋，做官何愁畏无钱？何必想要往夷邦，受此苦楚共风霜。三风二涌难当受，可听我劝勿出门。”典秀听见妻劝言，叫妻：“不用挂心中，生意发家事容易，金榜题名事艰难，过洋顺风二、三年，就可成家对你提，妻你在家安训子，明年送伊读书诗。”陈氏劝君切勿行，虽然再劝亦不听，无奈亦得乞君去，此时共君说一声：“愿你顺风到夷邦，货亦发了回家中，免妻在家仰望你，儿又六岁未成人。又无叔伯个至亲，只有阿婶伴我身。君你出门定寂寞，若早回家妾安心。”典秀劝妻：“勿皱眉，愚夫有赚即回来，又畏宗师来岁考，岂可久住在番边？我共贤妻你说明，倘若货物卖不清，定在番邦未有返，宗师亦来考童生，你得去说学官知，报我游学未返来，学官好对宗师说，正袂脱丢我秀才。”陈氏听夫记在心，

① 看想——做强凌弱

典秀此时即条陈：料理茶箱茶装好，大焙小焙莲子心^①，上中工夫数百箱，挑落大船要过洋。典秀别妻共小姆，为要求利离家离。别了起身去落船，扬帆顺风如飞去。正作十日船到港。

且说番邦安南君，思想中原个好茶，有茶可饮人即生，无茶来饮人生病。连年无茶到王家，番王身中无奈何，饮着美味如涂沙，要茶有钱无处买，倒旨出宫召番官。有一番相吧继臣，随旨见驾入皇宫：“参见大王千千岁，宣召微臣有何因？”番王就对吧卿言：“连年无茶到俺邦，孤家思想这件物，任你好味食袂吞。你查洋船有到来，有茶无茶问例知；若有好茶早奏我。只要买有不论财。”吧相领旨出皇宫，外头打探去查明，初来洋船有一双，查见有茶喜心胸。亲身到伊商船中，来问船主伊一人。

船主姓林名逢玉，一闻吧相到此间，快快迎接伊上船，有人点火伊食烟，有人捧茶来奉敬，吧相欢喜笑吧蚊。船主就问吧大人：“贵驾也风到此间？恕我失迎勿见怪。有何指教对我言？”吧相就说船主知：“宝舟岂有好茶来？”船主回言应说：“有，带茶乃是詹秀才。大人无非要牵成^②，交关多少情是真。”吧相笑言应说：“是，底位财主说知因？”典秀近边应相爷：“就是不才说你听，大人要买多共少？望其说明我知情。”吧相就对财主言：“顶上^③好茶要交关，就是大王伊要买，价钱加减无相干，是要好茶不论钱。”典秀听见喜心机，就将小焙

① 莲子心——苦心

② 牵成——接引

③ 顶上——最好

好鸟嘴^④，拿出十箱交分伊。吧相就问：“价若干？可将情由对我言，大王发银来还你。”典秀听问应大人：“此茶亦合大王心，何用思量问小人，任从大王送还我。”吧相听见笑欣欣：“你真无错慷慨人，候我带茶到宫中，大王若是饮得好，定有重赏对你言。”典秀听见喜心机。

吧相将茶带返员，叫人挑到皇宫内，番王见茶喜冲天。吧相打开茶箱来，泡乞大王饮就知。番王饮得呵脑好，往年都无这样个。此乃上茶合孤家，就对吧相问一声：“此茶要卖银多少？发银还伊理当行。”吧相就奏大王知：“茶客乃是詹秀才，读书之人真文雅，说任大王你送还。”番王闻奏悦龙颜：“此人晓理可知端，又是中原个秀士，孤家召伊来看观。”传旨去召詹秀才，典秀随旨入宫来，又晓番邦君臣礼，屈脚见礼奏主知：“远臣詹典到此间，大王召我有何言？”番王先赐平身了，后再赐伊坐一旁。典秀谢恩坐一边，番王举目观看伊，生得眉清共眼秀，思想要伊做子儿，孤家乃有一女颜，未有男儿心耽烦，开了龙口叫典秀：“孤家要问你一椿，未知尊意岂合听？”典秀回言答一声：“大王若肯来指教，小生自然喜心情。”番王实言说伊知：“孤家无子皱双眉，要你乞我作太子，日后江山是你个，问你意中是怎呢？”典秀回言喜冲天，口称：“父王多纳福，臣儿从命不敢辞。”吧相在边喜心情，返口称伊：“太子爷。”番王叫子见母后，詹典就将父王听，内宫朝见母后娘，番王共妻说言章：“孤家螟蛉为太子。”番后闻说喜班常，开口叫伊作：“王儿。”春花公主亦知机，共伊见礼称兄妹。典秀白日来升天，一旦作个太子爷，虽是小国好名声。番王夫妻同要惜，公主敬伊如亲兄。典秀命人到船

④ 好鸟嘴——说好听话

中，茶箱起来缴父王。番王欢喜不甘卖，留来自饮宫内藏。典秀自此无出宫，在宫享福过日辰，虽然享福心还挂，挂着家中妻儿身，望我一身归返员，我身享福亦无奇。妻儿待我无回还，岂不忧愁费心机？想妻临行有叮咛，叫我勿久得回程，不可久往在番国，子儿又细未长成。

渐渐过了三年间，此时想要回家中，情由就对父王说：“臣儿想要回中原，看我家中妻共儿，免我妻儿挂心机，知我在这身荣贵，然后我正归返员。”番王闻子要回程，他挂家中妻儿身，若要无伊归回返，共伊选择一门亲，他又念情草头妻，看他不是无义儿，不如放他回家去，叫伊速去速返员。一言说乞王儿听：“你今切意要回程，安排乞你回家去。回后勿忠我孤家，下春你得至切来，免我愁闷心挂怀。”典秀就对父王说：“你免吩咐臣儿知，父王这般惜臣儿，臣儿哪里不知机？回家对我妻儿说，把将情由对她提，她免仰望挂心胸，知我在这作贵人，然后臣儿另回返，伊在家中亦安心。”番王听见有理宜，安排财室乞子儿，二包珍珠共嵌石^①，无价之宝值万铢，玛瑙、珊瑚共金银，尽是金条好赤金，银尽佛头七钱二，人参一包重五斤，就共王儿说平生：“财宝乞你带回家，乞你妻儿去享福，后你回来心免青。”典秀欢喜谢父王，又共母后说知端，辞别公主伊小妹，番后闻子要回还，不甘乞子归返员，好言好语劝子儿，莫奈典秀切要返，相劝母后回心机。番王又说御妻知：“下春臣儿至切来，放心乞我王儿返，速去速回免挂怀。”番后听劝回心情，一言说与大王听：“岂有预良乞仔返？我送一宝子回程。”舒出宝珠交子身，能避水火共风尘，带此宝珠在身上，免受水火灾危临。典秀接宝心头松，叩

① 嵌石——金刚钻

谢母后共父王。番王又对御妻说：“我送财宝子带返。”典秀辞别就出官，财宝落船欢心胸。番王就差吧丞相，相送王儿伊回程。送到落船正返员，船就扬帆无延迟。

顺风半月到中国，就有小船来接伊，搭客货物搬上山，典秀此时心喜欢，金银财宝在包袱，另还一担物收伴，雇人担物回家中，上船起身无放松。来到半途日将晚，前面乡里是下田。典秀看见日沉西，岳父乡里在头前，暂且岳父家中歇，明天起行无祸灾。日暗要行不安心，恐人打劫在路程，将言就对挑夫说：“前面乡里我岳亲，共我挑进乡里中，今夜我要歇此间。”挑夫就听伊吩咐，行李挑进入下田。

典秀岳父名陈清，为人十恶心不仁，伊子陈福更利害，父子俱是枭恶心。典秀来到伊面前，阿福看见姐夫来，迎接姐夫伊入内，将情说乞父亲知：“姐夫出外今回来。”陈清闻言喜满腮，与妻吴氏接女婿。翁婿相会开心怀，典秀拜见二岳亲，打发挑夫返回程，自己包袱就放下，陈清就说子知因：“阿郎出外大赚来，许双鸡母掠去刨，来共阿郎伊落马^①。”阿福听父就安排，共妻沈氏说一声：“我来刨鸡说你听，你可快快去煮饭。”沈氏起火^②水先邢^③，又再煮旦落甜糖，煮熟先去敬阿郎。丈姆亲手捧敬婿，又问贤婿短共长：“缘何一去二、三年，赚有多少归返员？生意如意不如意？”典秀被问笑嘻嘻：番王作子之事情，不敢咀乞岳母听，只说：“生意颇如意，赚有多少正回程。”吴氏听说心头松，丈姆子婿相言谈，话咀未了菜饭到，摆开一桌喷之香，就请贤婿坐正中，翁婿郎舅无

① 落马——接风之意

② 起火——升火

③ 邢——燃烧

别人。三人坐落来对饮，阿福筛酒来执瓶，陈清说乞阿郎知：“我这山脚无别个，至亲翁婿勿记论，薄酒粗肴饮相知。”典秀应说：“不敢当，物配这够摆一床，岳父何用这多费，这可捧出便菜汤。”说了举杯酒宽斟，饮有半巡个时辰，阿福之子名阿禄，乃是七岁小儿婴，伊母叫伊到席前，拜见姑丈出外来。阿禄七岁甚乖巧，席前叫丈大发财，我来拜见伊一身。典秀看见喜满胸，呵脑孙儿真贤惠，身中掣出六个银，送乞侄孙赏面^①来。阿禄接过银六个，小子欢喜乱潮跳^②，将银掣来交伊媛。典秀席中有张递，将个包袱舒到边，打开取出银一百，就共岳母咀知机：“小婿百银分你身，一点薄意勿嫌轻，好乞岳父卖茶食。”陈清收起喜满胸。

阿福见伊包袱中，尽是金条金洞洞。财是不可露人眼，阿福乃是十恶人，看见姐夫个金银，亦就想起不良心。姐夫为人俭吝，往时个钱如个银，赏我子儿银六个，一百送乞我父媛，只遭贴银定不少，千千万万情可知，待我将酒灌醉伊，看伊行李便知机。金银无加不消说，不成喜伊命归天。金银财宝亦是加，定无容伊在今夜，一刀将伊来杀死，成我富贵命是生，将酒劝饮杯杯空。

典秀想要歇丈人，饮加多少亦无碍，无疑妻舅恶形藏，酒多误人无差迟。典秀饮到醉迷迷，阿福看见姐夫醉，此时暗喜在心机，先将姐夫挽入房，出厅来共父亲言：“不知姐夫银多少，看伊行李便知端，银加好来将伊创，创了金银是俺个。岂不一场大富贵？可来心肝抱一边。”陈清听见这话机，就叫：“阿福我子儿，若亦将你姐夫杀，害你姐姐无所依，决决不可

① 赏面——奖励

② 潮跳——蹦跳

将伊创。”阿福又咀爹爹知，姐姐若待夫无还，另再改嫁理当该。何愁有女嫁无夫？天送富贵俺家中，人无横财亦袂富。”爹爹可听子话言。

陈清听说亦动心，父子同来看金银，打开行李无别物，许底具是银共金，看了再将包袱观，金条镞石算不完。又粒宝珠生异样，舒上手中会毫光，此乃大宝免疑猜。再将纸包打开来，人参、珊瑚共玛瑙，父子看了喜万千。”陈清就叫：“我子儿，无怪奴你动心机，为父想见亦动意，一场富贵大如天。”父子凶凶走入房，阿福持刀在手中，吴氏知要创子婿，要来拦阻劝解言，就叫阿公共子儿：“怎好这生不看天？当念子婿是半子！创了耽误俺女儿。”陈清叱骂：“老剥皮，勿管闲事作你回，嚷到阿郎亦是醒，银难过手你总衰。”吴氏被骂走出房，不敢作声各语言。阿福见母出房去，就叫父亲来相帮。陈清应子：“待我来。”擒紧女婿詹秀才。

典秀酒醉不知道，阿福近边就来创，一下方刀对正中，典秀疼痛叫救人。陈清对伊擒紧紧，又再听伊叫救人。恐怕出破人知机，趁势一刀命归天。典秀气断袂喊救，阿禄乃是小孩儿，房中叫救嚷乜个？行近窗边俺就知，还是我父将阿丈，一支方刀将伊创。阿公擒紧丈个辮，阿丈要走袂起离，早就会嚷今袂嚷，定是死去可知机，开声叫父有一言。阿福快快走出房，叫声：“我儿不可嚷，父创你丈归阴间，外头不可咀人听。”阿禄应好听爹爹，陈清欢喜子婿死，共子告量再施行：“这事如何来张池？”阿福共父咀知机：“子儿心中有计策，可将姐夫来移尸，移放上路乡里前，半夜三更鬼不知，候到明日天光早，有人看见伊尸骸，必定嚷破人知因。”爹爹假意看伊身，看了认伊作女婿，就好报乞姐知情，说是姐夫出外来，带银半路分人咀，赖对上路人乡里，就好报官公堂前。先将

上路物抢空，凶手亦告上路人，上路有人张阿遇，前日共你角口言，爹创此人凶手身，主会得来告乡绅。几家富人一概告，乞官好去赚伊银，日后要和这官司，爹爹就好去帕钱^①，丈人要讨女婿命，此事本等^②袂嫌疑。”陈清闻言喜滔滔：“子儿主意真正贤。”父子就来下脚手，一人扛脚一人扛头，三更半夜无人知，密密将尸扛出来，扛到上路乡里去，将尸放在伊乡前。父子作伊归返员，阿福回家叮咛妻，叫伊：“事机勿泄漏，一场富贵大如天，金银财宝搬入房，日后宽宽来买田，我是老爷你阿奶，饲奴辖一使唤人。”沈氏听着喜满胸：“造化阿丈来牵成，这事怎敢共人咀？君你听我可放心。”再唱典秀陈氏妻，勤俭过日有张递，这夜梦见郎君返，遍身是血真凄惨。啼啼哭哭对伊言，说伊番邦归返员，被我爹爹谋害伊，与弟同谋将夫害，叫我代伊报仇机。醒来不知假共真，心焦忙迫亦袂眠，袂得快快天光早，好共阿婶说知因：我想郎君去三年，此来必定多银钱，畏父贪财心想歪，谋害我夫命归天。如若果有此事情，岂肯甘休我父兄，定要共夫讨伊命，不爱生身母共爹，愈想愈切落眠床，开了房门天洞光，定要共婶咀知晓，走到小姆个房门。

钟氏伊亦走起来，开门见姆心疑猜，面中忧容无喜色，眉弯额皱作乜个？就对阿姆问一声：“这早到这乜事情？不是往时的气相，忧愁何故说我听？”陈氏把将梦中情，一一对婶说分明：“倘若事真怎呢好？真是可恨我父亲，共我小弟不是人，父子谋害心相同，你伯此来银不少，定要破官公堂中。今要共婶你告量，问你如何来主张？”钟氏闻言劝：“阿姆，你今

① 帕钱——兜钱财回来

② 本等——原本

勿如虎中枪，我料此事假共真，亲家还有回不仁？丈人怎敢害子婿，翁婿郎舅是至亲。姆你思伯在番邦，袂得阿伯回家中，夜思日想以成梦，我料必无此表藏。”

陈氏听见婢话机，心内半信又半疑，亦得外家来去看，打探机关 是怎呢。就对詹玉子儿言：“你兑阿婢在家中，母要外公家中去，看你阿爸岂有还？”詹玉从命听母亲，叫母：“早去早回程，倘若俺爸番邦返，共父同回子欢心。”陈氏打扮就起行，要到父家去探听。

一路之中无耽搁，挂着郎君在心情，此时就到父家来，到门进内见父媛。陈清看见女儿到，心中有愧暗惊骇，就对女儿问一声：“奴你岂有乜事情？如何孙儿无同至？”陈氏回言答爹爹：“女儿这来无别因，闻夫出外返回程，途中遇暗^①父家歇，女儿专来问父亲。”陈清听问暗惊疑，随机应变答女儿：“你闻阿郎番邦返，为父不知此事机。洋船到港父不知，你又闻说阿郎来，我是丈人伊子婿，到船探问理当该，阿郎果真回家中，扶伊挑物理正通，免用我女心牵挂。”陈氏闻说心喜欢，叫父洋船去探听。

父女正在言说声，忽然阿福外头返，叫声母亲共爹爹：“阿郎出外赚银来，昨夜路中被人咀，就在上路乡里外，认有一尸阿郎个。”陈清就问：“假共真？”陈氏听见失精神，问弟：“看来定不定？”阿福对姐说是：“真，姐你无非今正来，你弟全然都不知，今日姐你来得好，为弟认是姐夫身，只恐有人生相同，姐可速速来看观，若真姐夫被人杀，不可放过上路人。”陈氏只是半沉吟，未知此事假共真，正在三思无主意，阿福催迫姐起身。陈氏开口问因依：“你既认定阿郎尸，乡里

① 遇暗——遇天黑

地方得认定。”阿福又再将言提：“明明此处上路中，我认定无别间，近边看有一尸首，形容正是姐夫身，切无延迟好起程，恐畏上路各知因，将尸移过别处去，许时阿郎冤无伸。”陈氏听见有理宜，阿福叫姐：“好起离，若是上路人陷害，定不容伊一霎时，谋财害命杀阿郎，得自讨命上伊门，叫俺叔孙来去抢，俺是大乡伊小村。”陈氏听见失精神，叫弟：“同看速起身。”

阿福伴姐作袍去，陈清随后兑起程，来到上路乡里前，阿福叫姐看尸骸：“你认阿郎是不是？”陈氏认是大哭来，抱定夫君个身尸，撞头撞额哭啼啼，底个短命白虎咬，拾劫我夫银共钱。又再将我夫君创，谋财害命真不该。”陈清亦来假意哭，正免女儿心疑猜。陈福亦哭有几声，哭了又说阿姐听：“事到如今哭无益，得来告官见太爷，凶手定是上路人。”陈清就对阿福言：“奴你速速回家去，叫俺叔孙到此间，先来抢尽上路乡，后正来搭验尸场，好请太爷验尸首，究出真凶命来偿。”陈福听从父亲言，就去乡里叫亲人。上路乡里知缘故，几家富户走空空，下田陈姓人数千，要欲讨人命齐齐来，上路虽然是杂姓，赤子家伙共伊创。头先好口对伊言：“你我邻近乡里中，谋财害命虽然是，未必做贼我乡人，恁得察实去探真，贼出百家难知明，此乃无头公案事，要来乱枪万不能。”冤家相凑要就来，陈清就说叔孙知：“伊今拒硬无俺抢，俺今免用共伊创，人命在头不怕伊，俺是风上个官司，公堂呈官来究办，谋财害命罪难辞。”众人听说齐摇头，明知要食难落喉，稳心破官掠凶手，难以私合这一遭。陈清雇人掌紧尸，叫女：“勿哭且返员，定共阿郎伊讨命，缉掠凶手治罪戾。”陈氏就听父亲言，同父相伴回家中，就诸讼师来作状。

讼师乃是本乡人，姓陈鸣鹤是廪生，陈清请伊到家庭，就

将女儿个缘故，女婿被杀之事情，说乞鸣鹤秀才听：“请你共我作张呈，告掠真凶来治罪，自然知叔你人情。”鹤秀就咀贤侄知：“亏你女婿是秀才，千山万水赚银到，袂得到家被人创，任你岂有探事情？要告底人作真凶？”陈清就应秀才叔：“上路阿遇与贼通，与了劫贼同通来，告伊凶手理当该。张、黄二姓个富户，告伊主今纵贼创。”鹤秀听见有理宜，文房四宝取近边，拿起兔笔就来写，下手成文免改移。

立告人孺人詹陈氏，年三十二岁，家住安溪县内大街义仁巷。抱告人陈清年五十二岁，为财谋杀恩恩究办事。氏夫庠生詹典，非毫不染，素守卧碑，因三年前贩茶往夷邦发卖，货发银收。在现年回家，不知赚银多少。从上路乡经过，被贼谋财杀命。氏闻上路乡有州同黄美、监生黄朝基、职员张天贵、监生张承祖、匪徒张阿遇等，窝贼成家。氏夫被贼所杀，他必坐份分赃。亏氏夫死儿幼，银在千山万水赚来，被劫全空，惨实难堪。势得呈明青天，拿获黄美等五人到案，与氏对讯，方知虚实。真凶难逃镜察，以将首恶定罪。氏冤有雪，生者戴德，死者感恩。大老爷台前察核，哀哀切呈。

知县验明叫收尸，陈氏跪下叫青天：“得掠凶手来治罪，伊劫我夫个银钱，究追赃物金共银，还我小妇正甘心。”知县闻言应说：“好，自然追赃掠凶身。”写票一张说差知：“所告五名齐拿来。”差役入乡就去拿，一个拿了又一个，五人不知告有名，故此正无逃走行。差人临门走不得，掠齐就来见太爷。一名烟崽四乡绅，知县看了便知因。吩咐差人带回返，回衙审断问口供。差人从命听太爷，排班唱道返回程。原告被告齐带到，回衙未有审断声，要候明天审断明，好赚被告个钱银。黄美、朝基、张天贵，共那承祖张监生，四人畏事心惊疑，叫人去下太爷钱，商量白金二千两，太爷得银情相依。

又再下银乞陈清，陈清亦得千两银，将罪移在张阿遇，瞒过陈氏不知因。

次日太爷升堂中，人犯齐集跪两旁，原告陈清詹陈氏，被告跪面共五人。太爷就来问口供，原告免问尽知因，就问被告众人犯：“恁这四人真乡绅，如何窝贼劫杀人？谋杀典秀在路中，坐份分赃罪非小，本县案前实招言。”黄美四人禀太爷：“取真并无此事情，此是陈氏伊诬告，太爷不信可探听，我等四人个家私，尽是祖遗百外年，岂有窝贼之道理？望祈太爷赦罪戾。”知县私得伊夜金，问个过科好赦轻，是掩百姓个耳目，听伊四人个口供：“既然家资祖遗承，无作窝家可知因，本县定不枉屈你，将你四人罪赦轻。”当堂放返恁四人，陈清得银亦无言。陈氏就对太爷说：“你将四人罪赦宽，使我丈夫命无偿，且问太爷也主张？”知县就叫：“詹陈氏，你可听我说言章，本县从中开赦伊，四人祖遗大家私，告伊窝贼是诬告，明明他无此事机。阿遇就是真凶身，本县要伊从实供，可来偿你丈夫命，追出赃物金共银。”陈氏听见正无言，只要太爷代伸冤。”

知县就问张阿遇：“你杀典秀归阴间，劫伊多少金共银？若多衣物从实供？谋财害命罪非小，从实招认免重刑。”张遇告禀大老爷：“小人并无这事情，陈清父女诬告我，望县太爷赦罪名。”知县听见怒起来：“你只大胆狗奴才，不打你亦不肯认。”一言吩咐差人知：“二百重板刑法伊。”差人掠伊落班池，二百零板将伊打。张遇被打叫惨凄，声声句句叫含冤，知县又叫差人揣：“四百藤条将伊打，不认打死法不宽。”“都无叫我认也供？小人并无这因端。”差人打了叫伊认，张遇说无这一椿。差人又再打伊身，打了还不实抬供，知县吩咐将伊挟，张遇受挟不耐刑，知那瘟官是受钱，对我双手挟到廉，现